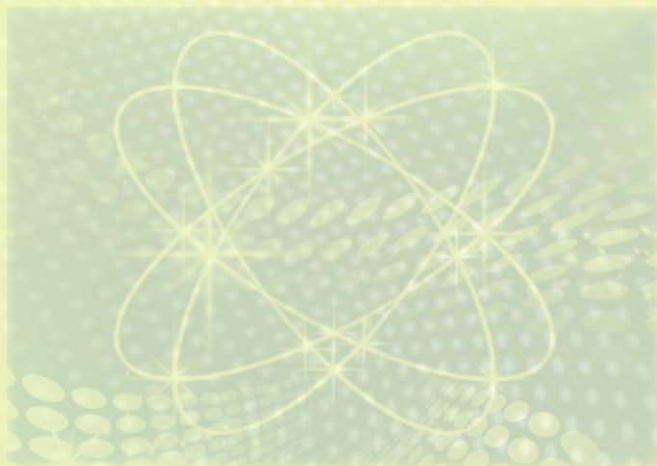


天妃娘娘妈传

〔明〕吴还初 编



目 录

第一回	鳄猴精碧苑为怪.....	1
第二回	玄真女得佛真传.....	4
第三回	四喉伯经营图伯.....	6
第四回	黄毛公投奔西番.....	9
第五回	玄真女别亲下凡.....	13
第六回	玄真女兴化投胎.....	16
第七回	鱼虾鳖大战东洋.....	19
第八回	四喉伯四海为孽.....	23
第九回	玄真女机上救舟.....	26
第十回	玄真女湄州化身.....	29
第十一回	黄毛公西番显圣.....	33
第十二回	弱水国造计献车.....	36
第十三回	弱水国藉妖入寇.....	39
第十四回	汉君臣榜招术士.....	42
第十五回	林二郎到山见妹.....	46
第十六回	林二郎铁马渡江.....	50
第十七回	林二郎别亲应召.....	52
第十八回	林真人鄱阳救护.....	56
第十九回	林二郎护军西征.....	60
第二十回	林真人云头大战.....	63
第二十一回	黄毛公护番再寇.....	67
第二十二回	弱水岩收伏毛公.....	71
第二十三回	弱水国还臣奉贡.....	75
第二十四回	林二郎奏凯回朝.....	78
第二十五回	金銮殿传旨宣封.....	81
第二十六回	天妃妈上表谢恩.....	84
第二十七回	天妃妈子江救护.....	86
第二十八回	天妃妈莆田护产.....	89

第二十九回	天妃妈收服白鸡.....	91
第三十回	天妃妈湄洲救护.....	93
第三十一回	天妃妈收服鳄精.....	95
第三十二回	观音佛点度二郎.....	97

第一回 鰐猴精碧苑为怪

元始从虚一尘，个中胡暗亦胡明。吹息俄无无俄有，屈伸根气气根形。醒迷只向头认，真妄都由念上寻。除非觉者临津渡，安得娑罗彼岸升。盖古初未有天地。不惟无天地，而且无形。不惟无形，而且无气。杂乎芒忽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由是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有鬼，有神，有邪，有正。轻清而上浮者为天，重浊而下凝者为地。人得其灵，物得其蠢。伸则其神，屈则其鬼。聪明正直者正、魑魅魍魉者邪。天地人物，并生不害，鬼神邪正，各有攸分。庖牺以上，邈不可志，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于九州而有闽，于闽而有兴郡，眇湄州之山，有神人居焉。胜境辟自浑沌，封敕膺自汉唐。有诗为证：奇岛嵒嵒出海心，千波万浪献精神。世间烟火无毫着，岩前鸡犬不惊人。九转丸丹炉锤足，一叶浮槎自在乘。汉唐以后荣褒地，闽粤东南一显灵。此神宫乃汉明帝时所敕封护国济世天妃林氏娘娘之庙也。天妃者，乃北天妙极星君之女玄真是也。于端午佳节，游碧莲池内观鱼。忽见池中一行蝼蚁，从旁穴中出，振旅而行，绳绳不绝。至池畔（畔）团聚，不散不行。真熟视久之，见来者不止，聚者不去。乃心度之曰：“此蚁无乃欲渡池而北乎？”因向池中摘一荷叶，为舟渡之。众见叶，争命先登。真观其登毕，遂以手送叶，向池中而去。忽然一阵阴风，从池中而起，始而水波泛泛，继则巨浪翻翻。顷刻间，叶舟欲覆。真急近前救之，其舟已沉矣。正是：

对面风波动，须臾万命倾。真抚心自叹一绝：

破穴求生径，逢涯作便舟。
反覆无情水，浮沉顷刻休。

真咏毕，遂闷倚栏杆，不觉假寐。忽见群蚁扶伤携病，号哭震地而来。尽向真前跪诉曰：“小虫向者敝国为穿山大王所破。不已来朝走马，率西水浒，欲择步仞而封焉。渡口迷津，蒙真人渡活之恩不浅，恨喉伯吞噬之恶殊深。且苑中桃树上尚有一黄毛公与伊相契，方才相议，明日真人再向苑中游玩，定行逆事。”语罢，成行而去。真惊觉曰：“吾为今日之事，乃偶然之值。如顷之梦，妖实为之。”按不住心头之忿，即时回身，径往高堂。请出双亲，禀曰：“儿顷者，向碧莲苑内观鱼。见蝼蚁空穴而行，似有迫者。至池畔（畔）不散。儿实渡之。不拟池中隐藏妖怪，覆亡万命。今爹爹为北天一方之主，不能廓净妖氛，乃使恶孽出在吾家，如职任何？如祸福何？爹爹可向苑中大布天网，取其妖恶而歼之，乃所甘心焉。”星君听罢，作色言曰：“吾闻邪正不两立，吾且为一方造福，岂容妖孽，实迫处其虑，为吾身名之累不既多乎。”即时命部下：守苑将吏、巡苑将吏、行水将吏、止水将吏，四员将吏各受钧旨，即带领人马，向碧莲苑中团团围住。上布天罗，下布地网。务要捉怪除氛，以清境内。詎知此妖，亦颇神通广大。见诸将吏迫捉甚紧，即摇身一变，变为二个蚊虫，缘网孔中而出。诸将不得，回报星君。玄真闻说如此乃叹云：

帝无匪仁，何产彼妖。妄根不斩，横恣为浇。吾誓殛之，岂恕幸饶。

由是玄真禀告星君曰：“妖怪既漏网而逃，其为害必不止一苑，而受殃亦奚啻万蚁。此怪不除，儿誓不生。”星君慰之曰：“汝虽生长玄宫，其实未尝传受秘诀。安能以绰约之躯，与凶孽决一旦之命乎？彼恶彼自恶，尔独何仇之深焉？”真曰：“父母之言，于自善得矣，如仁民何，爱物何？儿闻之，一个志士，苟存心爱物，于人必有所济。今儿虽体顺坤承，尤幸长育玄宫。彼西王母非女流之辈乎？道法

盛传。观音非英雄之选也？普济无量。以此观之，有志者事竟成。儿将西叩瑶池之上，再游南海之滨。默聆心传，然后周流四海。去暴除残，造万世福。望父母推爱子之心爱民，民之幸也，儿之幸也。”妙极知其心坚如石，乃应之曰：“惻隐之心，人皆有之。第未知汝此去，传授如何？周流如何？不惟汝之思亲不置，亦恐亲之念汝不忘矣。但汝志既笃，吾不可违。当遣一侍女随行，吾心始无挂虑。”登时即治行李，向西而发。诗证：

真女出玄宫，容与上瑶庭。
动衣香满路，移步袜生尘。
志传真妙诀，心存普济仁。
一叩西王母，再朝观世音。

第二回 玄真女得佛真传

目录原作：玄真女叩化传真

但见夏日炎炎，凉风拂拂。西王母正在瑶池之上，拥从三四仙女玩赏一场。忽见玄真巽顺下风，膝行而前。王母启言问曰：“汝是何方神女？甚故竟入瑶池，倘有所教，不吝言之。”真因稽首再拜，俯伏言曰：“闻至圣乃大生广生之母，不生不灭之宗。胡藉资而不有，匪逆背而能全。臣乃北天妙极星君之女，玄真是也。近因碧池苑内，祸变纷纭。故不远千里而来，欲为去暴除残之举。望圣母拨迷入悟，功德阿弥世界。”王母微笑言曰：“不同道，此乃逍遥之境，吾乃快乐之仙。汝何不南海见观音菩萨，彼自有法授汝。虽然汝生长玄宫，精元实，孕毓未足，受法无地。吾且授汝灵丹一颗，即吞服之。可倍益元神，始能聆受心法。”遂命葆真仙女往瑶宫里取出灵丹一颗，付与玄真。真拜受之。此仙丹真个难得，有《西江月》〔校者按：下原缺两面〕在在无挂碍。真不得其问。只得合手站立，屏气返视，移时不动。观音知其来意已诚，遂现真身，端坐莲台之上。童男童女分列两旁。真望颜拜伏，稽首言之曰：“臣日者为灾害并作于家，谨拜王母之池，得授懿旨，推尊慈佛，大设慈航，永渡苦海。”观音曰：“汝知之乎？向碧莲苑中为孽者非他，一乃世尊座后铁树上猕猴精也；一乃雷音寺里斋供堂所悬木鱼精也。因正月十五，世尊在凌霄殿宴饮群臣，监树守堂二竖，偷闲游戏，被伊逃脱。密藏在尔苑中，今为汝所激，奔走入凡，向祸及物，今祸及人。向为祸小，今为害大。居吾语汝，猴性好木，乃东方之木妖也。今吾法眼观见，逃入西方，西方属金，金能克木，猴已失所据矣。其为孽虽大，而不能久。鳄鱼性好水，乃北方之水妖也。今观逃入东南，东方属木，南方属火。水能

生木，水能克火，彼能生能克，而不为所生所克。鳄恶除未易也。虽然邪正不两立，邪必为正胜。吾今授汝真言，登坛演法，汝可牢记。”时观音口念经咒，足步法文，因以手指真曰：“汝当如此如此，即可系猕猴之颈，丧妖鳄之魂矣。”真因服王母仙丹，聪明日益，便点便化，无再问言。观音已知其默识，因戏之曰：“汝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终日不违如愚。”真对曰：“我佛妙传，如呼梦者之觉，提盲者之途。真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观音笑曰：“善哉，善哉。何处得来。心过明镜，那染尘埃，普济生灵，永离苦海。”语毕，因授真团盒儿一个，上圆下方。铁马一匹。盒上有诗一首云：

逃难逃方外，出不出圆中。

总在六四内，脚跟在震宫。

铁马腹上亦镌诗一首云：气受山川脑，形全文武功。飞江从一渡，西建且东封。

观音因嘱真曰：“此两物无事则密藏之，有事则资用之。物即是法，法即是物。此法此物，见物见法。汝行矣。”真遂将盒儿，拳拳服膺，即望莲台拜谢曰：“法无量，智也，诲不倦，仁也。仁且智，佛外无佛，圣中无圣。”仍再拜稽首毕。飞乘铁马，欣向北天而回。有《西江月》为证：

静坐三更宝月，独葆一种灵株。真铅才点便归虚，坐证涅槃妙处。

凡尘尽扫而清，妖氛轻除而去。凭生稽首听皈依，快乐逍遥无比。

第三回 四猴伯经营图伯

却说那猴鰐二精，得脱天网之外。奔走途中，鰐语猴曰：“二姓不同居，水陆不共事。今吾与尔惟好不同，逃则胥逃，处难共处。”猴答鰐曰：“是则是矣，罢怎罢了。然吾闻之，同林有鸟，大限分飞。吾两人虽相从于患难之中，但今事穷势迫，没办法，只得分情破爱。以吾纵观东海，四顾汪洋，激湍千里，天下之观止矣。尔可逃处其中，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便可为政于天下。吾所苦者，今斯之世，人有机心，心有机事，誓不与同中国。闻西番弱水国，君臣尊敬神明，境内饶富。吾往显圣其间，然后临机应变，以图大事。何如，何如？”鰐曰：“妙哉，妙哉。”猴语毕，即摇身一跃，西向逃生。鰐见猴去了，即时亦乘云驾雾，向东海而逃。有诗为证：

曾经闻说法，只为障魔缠。
逃遁逃生径，幽沉受苦缘。

时正遇秋汛，东海若差夜叉鬼卒巡守边境，至浪矶之地，忽见云雾蔽天而来。行行将近，现出一个怪物，锐头坚甲，四口长须，真个生得古怪。有诗为证：

禀气原无正，成形亦不真。
蛟龙非种类，鱼鳖耻比并。
孽恶流今古，灾踪播海滨。
僧尼敲不置，狱讼著凶名。

二三夜叉一见，慌忙进前问曰：“汝是何方奸凶，无故擅入吾境？吾大王正因前数年汛守不备，号令不严，使奸邪得以私侵境内，以致四境不平。今新主莅政，诸臣戮力，纪纲重重振举，政治处处铺张。令甲悬自象魏，防守重于边疆。犯者难逃三尺，孰敢不宪王章。汝独不闻入国问禁乎？可接浙而行乐则生矣。毋三宿出昼必有后灾。”鰐闻言大喝一声曰：“汝这无名小鬼，辄敢侮慢大人。本欲将汝齑粉，

但吾有一事，使汝通报。汝可速回，多多拜上大王，道有北天碧池内四喉尊伯，闻东海境界无边，畜物蕃盛，特来借地为邻。顺则求结和好，不失兄弟之亲。违则天戈一指，寸草亦自不留。”

夜叉见其展眼睁睁如火炽，出声吼吼似雷鸣。吓得魂飞天外，只得抱头掩耳而走。走到殿前大叫曰：“大王，大王！倏起灾殃。黑头黑脸，口多须长。声声割地，句句称强。顺若不顺，祸福无常。”海若听了，连忙问曰：“汝这禽兽，何得妄言？”夜叉以首叩地曰：“妄言妄言，伏望裁详。王如不信，祸至萧墙。”海若闻言，急召群臣上殿与议曰：“自朕莅位以来，多赖诸卿维持调扶之力，政必更新，事无袭舛。利虽微而必举，害虽细而辄更。方意海波可三年不扬，岂知外患从一旦而生。计无所出，是吾忧也。明以教我，为之何哉？”言罢，东阶下一臣稽首奏曰：“大王无忧。臣累蒙国恩，愧无效尺寸。今逆贼无故侵犯疆界，主之忧也，臣之辱也。愿领部下铁甲兵数千，自当一阵。数日之内，定斩逆贼之首，献于阶下，以快王心，以雪国耻。”王急宣上殿，视之，乃左营总领铁甲振武大将军解忠是也。真是威风凛凛，志气轩昂。有《西江月》为证：

智勇三军为冠，英雄四海无双。金戈铁甲振封疆，玩弄逆贼掌上。闻者心

惊胆破，见之魄落魄扬。盘根错节显忠良，方是勘乱名将。

东海若见了大喜，便下龙位，亲授救命印剑，左三推毂，右三推毂，且嘱之曰：“闽以内寡人治之，闽以外将军制之。倘有不用命者，有寡人令剑在。”忠受命，望阙再拜叩首，谢恩毕，出自殿门之外，即时传命，号令诸营兵马，向浪矶而发。有诗为证：

大将心敌忾，三军志勤王。
登坛亲拜授，万里静狼烟。

那妖精虽则是神通广大，逃遁失据，终是孤立无助。望见大师之来，不觉惊怖。乃亦振作精神，夸张声势，挺身迎战。忠见其一头四口，形大体强，恐不能胜，欲为左右曰：“以予观于此贼，有天地不常有之形，见古今所未见之怪。势难轻敌，务以奇胜。吾料今日之战，有二不可胜，有三可胜。彼有数仞之形，必有千人之勇，其不可以力胜，一也。强寇勿掩，彼有死之心，无生之气，其不可以斗胜，二也。但以孤身匹马，左右无援，进不能长驱，退不能坚壁，此其可胜一也。且紧入他境，形胜无据，平险不知，吾且战且诱，左出右没，则彼不知所向，此其可胜二也。及今新到，气力倦懣，吾早挑战至晚不休，则彼必遭重困，此其可胜三也。彼有不可胜二，吾有可胜三。以此观之，贼虽强，不足惧矣。”语毕，一挥三军，左右夹攻。鳄鱼见势大，应接不暇。只得将四口且咬且吞，再噬再含。忠见前军伤者颇多，乃出一队随身铁牌手当之。那鳄鱼口不敢开，刀无所用，而逃。解忠鸣金收军，奏凯班师。有诗为证：

海上欲纷纭，雌雄犹未分。
龙窝生气色，矶浪逞威风。
三月河魁将，三千铁甲军。
奸贼心胆落，会见立功勋。

第四回 黄毛公投奔西番

目录原作：黄毛公弃投西番

猴精自与鳄精分别之后，形单影只，受不尽许多凄凉。路远囊虚，奈不得这种饥饿。经过一小松林，见景致清幽，物色秀雅。林中有一崖，崖下有一小庙。庙后桃李千株，结实万颗。猴正遇饥饿之际，心中暗喜曰：“天投我以桃矣。”辄向园中，即登树上，连摘数颗食之。庙主忽出游，归见桃树上潜藏有人，知是盗桃者。率小卒团团将园围住。此庙主乃是世尊殿内藏经堂里守经玉面猫是也。因盗世尊法索，阴逃西方为怪。见一古庙，遂据其中，威灵极矣。

猴见其巨口阔额，修尾利爪，雄威纠纠，心中大惊。只得在树上不下。猫发言骂之：“何方小畜，有此大胆！凡物各有其主，汝独不闻李下不整冠乎？白昼撞入人家，当以盗摸而论。私休备价赔，公休皮毛不保。”猴心生一计曰：“人言性刚者其心必直，吾观此人勇猛如如此，必然轻信。吾且卑辞告之，许与私休，彼必信我，倘得收我，另作他图。”乃在树上答之曰：“树中有剩果，路上有饥人。独不闻乎济人当于急处施恩，修心只在要途方便？大人倘以仁爱人，小子当以德报德。”猫闻其词卑语切，乃命众人皆散。猴见猫既回心，即翻身下树，直向猫前赔礼曰：“大人坐镇一方，德威兼著。社民起祷祝之心，假狐灭依附之迹。境治矣，民安矣。就使摩尼亲临，观音执政，亦须左臂让风。小人远方之人，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猫闻褒大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不知猴只是假意暂依，而猫即以为真心永附。凡庙中之事，一一委之。猴亦尽心力而为之，无所不至。由是得以渐窥内事，遂知猫之来历，并其法索所在。

一日猫欲出山游猎，使之同往。猴欣然应诺，至中途即给之曰：“方才我主步忙，小臣未得关锁内殿，嘱守前庭，恐有奸细乘虚捣后，其所失不小。”猫愕然曰：“言之有理，吾非得子之言，几忘备矣。”急令猴归。猴心中喜曰：“吾计得矣。”回到庙中，直入猫卧房中，取其法索，束于腰上。将酒食大饱，尽收其宝物。守营小卒知而阻之。猴发起泼性，一拳将卒打死于地，推土埋之。登时望西而逃。至近晚，猫猎得山豚数十，欣欣然有喜而归。到庙前，见小卒不来迎接，猴亦不在，心中顿疑。至入庙里，见四下寂寂，门户不闭。急入卧房视之，见法索不在，宝物尽空。乃知是猴窃逃而去，忧闷昏地。众小卒救苏，扶上牙床。猫叹不已。遂咏一律云：

本欲推诚待，岂期反覆生。
大道平如底（砥），奸心险若川。
路上机谋设，囊中法宝空。
昔日何方怪，今为古庙凶。

那猴得了法索宝物，连夜奔走出境。途中欣天喜地，过一山岸，见有一石岩坦平。乃端坐其上。自咏一首，以志喜云：

才离阴阴宝树，深入寂寂荒村。幽岩古庙久无烟，玉猫依据其上。多藏宝物何富，全仗法索强。毛公倏忽把机张，法力从兹无上。

吟罢，不觉略略猴腹中饥馁。只得复步前行。行行少许，见一小乡村，陈其姓。茅寮二三所，熙熙丰穰。竹松数十株，整整成行。阿公携子去登场，阿婆呼妇馈饷。筐中滋味，馥馥馨香。猴鼻嗅之，涎津津垂在口上。乃心生一计，化作一黄雀，飞随至场畔，幼妇以翁夫未及登场，将筐置一所，嘱老妇守之。已遂下田，为收拾其具。猴见幼妇离了，即以法索轻放老妇头上，老妇遂成睡去。猴揭开筐盖，尽饱其中所有。翻身一跳，先入茅寮。及父子至场，老妇睡犹未醒。其夫呼之始觉。提筐而取饷，则其内已空。所余者碗碟而已。四面相顾，而大骇大愕。即收拾田具而归。

那猴腹中既饱，见得这幼妇貌美过人，心中色欲辄动。自忖一计，变作幼妇之夫，在庭上打扫。众人到庄前，见有人在内，疑其为何客。翁姑入视之，则面貌子也，语言子也，动止子也。其妇见之，则面貌夫也，语言夫也，动止夫也。其人见之，彼真者指妄者为妄，而妄者亦指真者为妄。妻不能辨其夫，父母不能辨其子。一家之中，惊惶不已。乃告于邻里，邻里不能分。告于乡党，乡党不能辨。及至晚，众不敢睡。只得团坐于堂上，明烛待旦。至中夜，猴复生一计，变一眉虫，缘向各人眼上。使各各眼开不得，辄睡将去。

猴由是起身，将法索把众人精神缚住。唤醒其妇曰：“今日不知何方妖怪，作弄吾家。吾方才被他迷去，即梦见吾上代祖宗并家堂所祀诸神，扶护甚严。那妖怪寡不胜众，屈服而去。我所以得归。”即挽其妇，同入房中，迷恋至四鼓。乃语其妇曰：“尔且睡下，吾可出堂前，看众人醒了未曾。”即翻身出房，至堂上，众人睡犹未醒。

不觉天已渐明，猴大叫一声，众人皆醒。面面相顾，皂白无分。翁乃语其姑曰：“吾虽家居小村，自七祖八宗，积德累仁。未尝行一味心之事。不意今日有若是之灾，奈何，奈何！”姑乃起身下堂，以手招公，公至厨下，乃密语之曰：“此去三十里，有地名张家山，人烟数百，人受法术，家祀天师，无论邪魔鬼怪，闻之魂飞魄落。即正直大神遇之，亦退避三舍。汝可密投其家请之。有法力尤强者，晚到吾家，重设天罗，大张地网。为鬼为人，可立见矣。”翁大喜，即饱饭，轻身潜地向张家山而去。

那猴至午见阿公不在，故意问曰：“阿公为一家之主，今日家中生此异灾，乃自早至今，不知何在，是何其心之宽也。吾将胥此寮而焚之，使人再择居，鬼无所附，免使人鬼杂处，成甚么世界。”言毕，即作向厨下取火状。姑急随入，细语之曰：“阿公正去张家山请

张法师，晚才到家。鬼魔可无幸矣。汝何燥急为？”猴惧其给已，乃复实之曰：“恐阿公老无定见，儿当自往。”婆曰：“不必汝再去，恐妖生疑心。吾相议已定，今晚他沿途布起天罗地网，任他凶妖恶怪，顷刻立押酆都。”猴知其此，乃曰：“阿婆可速治酒食，以犒从者。勿待临时，人众不便。”婆即向厨下，大备酒食，猴尽饱之。心中自想：“此去张家山，有三十里，谅必近晚起程，二鼓才可到。吾至晚静，可将彼妇摄入山岩之中。即此为洞，以为久长之计。”不想张法师即时当坛启嘱，求一谱云：

陈子之家，毛公为怪。

速则变小，迟则祸大。

法师即时沐浴起程，将近陈庄有四五里许，日尚未西坠。法师曰：“今尚早，恐妖知之而逃，且略团聚片时，黄昏可矣。阿公可先回打听，万勿漏泄。”猴见阿公来，作意向厨下去问阿婆。婆告以如此如此。猴心想：“事不可济”，即将一家尽酒迷了。翻身一跃，望西而逃。法师去家，见众迷不醒。知机泄妖逃，乃以法水洒醒众人。以符与之镇宅，即收拾兵马而回。陈公备礼物赠送之，一家遂得安宁，欣忭不已。有诗为证：

世代村庄一老农，含哺鼓腹庆时丰。

淫妖倏忽从空作，欲火须臾平地焚。

依子同堂难折办，阿妻对面不相逢。

降魔原有真师祖，张公自此法名闻。

第五回 玄真女别亲下凡

北天妙极星君，自女玄真求佛之后，朝夕思忆。一日，夫妇并坐于堂。夫人问星君曰：“顷者，彼妖为孽，吾女誓欲除之。虔诚拜佛，敦笃传真。心匪石而不可转，气浩然而不可当。

去将数月，音无半纸。令人心如悬旌，意似骋马。”星君曰：“愿发于人，顺从于天。吾儿素心定静，此行必得无量之旨。诸天只在前头，吾儿归于悟后，何疑何虑之有。”议论未几，忽见真乘一马，随行一侍女，欣欣然得意而归。守门者传报星君，星君正欲命众出迎，真已到堂前。拜伏言曰：“儿别亲从师，虽非无事远游，第鱼雁之传不为不疏，晨昏之事不为不旷。论罪则有，望恕惟亲。”星君与夫人起而扶之曰：“吾儿心存济世，志切仁民。恶妖孽如鹰之逐鸟雀，乐圣教如赤子之慕慈亲。仁人便是孝子，服劳奉养未足为孝也。”真由是起而再拜礼毕，侍立亲旁。星君问以去后之事何如，真语以王母孕育之元，观音传授之法，一一言之。星君曰：“如儿所言，父母有再生之恩，慈悲宜终身之事。见物如见佛，可列香案，将盒祀之于上。以尽事师之礼。”当时灯烛辉煌，香花馥郁。拜已毕矣，礼斯成矣。有《西江月》为证：

朝佛去自西天，传法来于南海。修为只在此心专，何谓无量畔岸。匹马周流四海，一盒藏尽乾坤。从斯苦海有慈航，世获安宁景象。

玄真自南海一归，数日之内，在清虚堂坐一蒲团，一日，晨起梳妆，整理衣裳已毕，即向堂前，请出夫人，跪禀曰：“父母寿考维祺，介尔景福，儿女之乐，莫斯为大。第人生既非鹿聚，处世必不匏拘。天下有道，固不与易。载胥及溺，亦当亟援。儿向之发愤者为

妖，忘食者为妖，违亲远游者亦为妖。今妖未除，民遭涂炭，乃坐视其困而不之一救，不其前后为两截人乎？好救世而亟失时，可为智乎？儿欲暂离膝下，周流中界。遇害则除，逢福则造。愿以所学者，见之施行。此生平之夙愿，亦天下第一等之树立。愿吾母恕不孝之罪而许之，儿愿毕矣。”夫人曰：“吾儿所欲遂之志，吾已知之。所欲行之事吾亦愿之。第阴阳不一其路，神凡大异其气。汝既为阴也神，安得复为阳也人。既一受凡也气，又安得复行神也事。势不双能，事难胥济。况吾惜汝如珠，恃汝如杖。亲在天宫，儿游凡界，隔则为星渊之隔，别则为永世之别。无事思之而不可见，有故召之而不得来。母恨无了，子情何如？”真再拜言曰：“是子之事父母也，晨昏不离，孝也。东西南北唯命是从，亦不失为孝也。母有不忍离子之心，子岂有违母之意。但儿素谅吾母爱民之心甚于爱子，故儿欲事亲以志，而不欲事亲以迹也。”夫人曰：“吾试思之。”真曰：“天下事一决无二，决三则思意起而反感矣。”夫人曰：“吾不忍离汝，即汝父不忍离汝，尤有甚于吾也。吾且告之，得其意之可否，以决从违。汝且归清虚堂去。”真仍嘱母曰：“望母善为辞焉，倘父有不欲与去之意，母力解之。”母曰：“吾已知之。”真由是辞母入清虚堂。自咏一首云：

母心之爱，子忍舍也？
我心之坚，无可转也。
鞠育劬劳，非敢忘也；
辅世庇民，乃所愿也！

夫人别玄真归后堂，闷坐沉思。欲不告恐拂女之愿，欲告又不知星君之意何如。告之而从，则不能安女身。告之不从，又不能安女心。踟蹰未决，适有一侍女从旁言曰：“夫人，夫人，何见不定。济世利物，万古扬名。父母之愿，天地之心。”夫人曰：“言之是也。”适星君出讲道而回，夫人迎之于堂，茶礼毕。夫人言曰：“顷